



殷 揚

皖南突圍記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殷 揚

皖南突圍記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一九五二 · 上 海

皖南突圍記

著者 殷揚

*
* *

有 版 權

1950年3月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第一版上海印0001—6000冊

1951年9月華東人民出版社第四版上海印16001—19000冊

1952年11月新一版上海印19001—23000冊

書號(357) [1 III 23] 定價 ¥ 2,5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錄

一個孩子的夢.....	一
奇異的送別式.....	三
捐起民族的十字架行進.....	六
罪惡的血手.....	九
用血肉向世界控訴.....	一一
曉星依然亮在我們前頭.....	一五
祖國在市場上.....	二〇
永遠記在心頭.....	二七
附詞三首.....	三一
附詩十二首.....	三三

一個孩子的夢

下了一夜雪，天剛剛亮，陳家全，一個十二歲的兒童團員，把我連推帶拖地從滾熱的被窩裏弄起來。

『殷同志，殷同志，起來，快點起來！』

我睡眼矇矓地望望他那張凍得緋紅的小臉，期待着他帶來的什麼不幸，同時，習慣地套上棉褲，打起綁腿。

『告訴你，殷同志，剛才我做了一個夢。』

我氣得幾乎想把他攆出門外去。在雲嶺住了一年多，我同每一個孩子混得爛熟的。他們時常會爲一個生字來問我，也會邀請我參加一次捕捉麻雀之類的事情。然而在參謀處規定的起床時間以前，軍隊的行政當局沒有特殊理由也不能任意驚擾我。他却把我吵起來僅僅是爲了他自己的一個夢。

他那一本正經的神情終於感動了我，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我溫慰地拂去他頭髮上的雪花：『好，你講吧。』

『我做夢你們已經走了，五十二師開到雲嶺來。他們也在大祠堂裏召集一個民衆大會。但是不許我們唱國共合作歌，我們兒童團的孩子們偏要張着嘴唱，他們的師長下命

令在台上架起機關槍就打。指揮唱歌的陳家惠中了一顆子彈，他大喊一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倒在地上死了。」陳家全的眼眶裏湧滿了淚水，十分真切地哀悼他們的兒童領袖。

『以後呢？』

『以後我就醒了。哭了一枕頭的眼淚。』他有點難爲情，自己笑起來，把含在眼眶裏的淚珠笑落在面頰上。

『家全，不要胡思亂想，他們來了不會打死你們的。家惠喊得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勉強抑住心頭的悲切，這樣安慰他。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那麼爲什麼新四軍一定要開到北方去呢？』

關於這個問題，老實講，我自己也曾有點想不通。這裏面有一篇救國救民的大道理，明白了這篇道理以後，在我也只感到共產黨的偉大，而對於新四軍遵命北移的這件事的本身仍舊抱着『金牌十二』樣的沉痛。因而我對比我更要孩子些的陳家全無法解釋，當他下了最後決心的時候，只好敷衍衍地哄他走。他的決心是：『我馬上去召集兒童團的會議，派代表見葉軍長項副軍長，要求新四軍永遠留在這裏。』

門外的雪已經有半尺深了，一陣寒風刺痛了我的臉，但是一種比風雪更難禁的東西刺痛着我的心。我重新鑽進被窩裏，靠在枕上，有意無意的燃起一支煙，苦苦地尋思着，『誰能抹去孩子們心上的創痕！』

奇異的送別式

很顯然的，一向重視羣衆意見的葉、項軍長，這回雖然接見了兒童團的代表，却並沒答應他們提出的要求，正如沒有接受其他各界挽留代表的要求一樣。新四軍皖南部隊遵命北移的日期，現在是迫在眼前了。

戰區當局一面冠冕堂皇的指定路線，限好日期通令各方『予以協助』，一面却策動大批特工人員到處活動，百端破壞。

『新四軍不打鬼子，中央調它到華北去改編了』，『新四軍×月×號不走就要全部繳械了』，『新四軍違抗命令不肯北移，準備打到黃山和天目山去造反了』，諸如此類的謠言攻勢，盛極一時了。各抗日民衆團體的領袖和羣衆開始被暗殺，被逮捕，被恫嚇了。準備用在共產黨員和各抗會會員身上的成千成萬張自首書印成了。四個清鄉特務隊組織起來了；新四軍戰士家屬被加緊虐待了，被威迫利誘來拖戰士的尾巴，企圖瓦解新四軍了。『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之類的標語貼到新四軍軍部的牆壁上來了。於是，已經被朱彭葉項的佳電精神感動和說服了的皖南民衆們，也重又激動起來。

『不行！』民衆們呼號着，『不管你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怎樣委曲求全，顧全大局，我們民衆不讓你們走！你們願意「委曲」，人家却不給你「全」啊！你們不是在對

牛彈琴嗎？『民衆們進行着把反對內戰的組織，改變爲挽留新四軍的組織。

部份的戰士們，特別是皖南籍的，交換着死守皖南，準備迎接任何軍事進攻的意見，但是沒有正式提出來，他們的憤慨被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的信念抑止住了。

工抗會農抗會有不少的會員間醞釀着一種原始的暴動的情緒。他們有的主張協助新四軍在皖南等候反共軍的進攻，拚到最後一人爲止；有的主張先殺掉地方上的一些反共投降分子，再參加新四軍隨軍北上；有一個窮苦的農民，企圖毒死自己的年輕的妻子和三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理由是自己決心投軍又不願留下家屬去被人蹂躪；另一個多病善感的鄉村知識分子，計劃着學屍諫的辦法，想在司令部門口自殺來挽回新四軍當局忍痛離開皖南的決心。

商人們特別關心着新四軍走後的治安問題與經濟生活上的變化。他們敏感地看到將要出現的一幅不祥的圖畫：紀律不良的軍隊到處橫行；土匪小偷盜賊像別的地區一樣蜂起了；流氓地痞又仗勢欺人了；物價失了統制和調劑，像失韁的馬一天天的飛漲無法管制了。即使僅僅爲了這個緣故，他們也曾經咒罵那個要新四軍北移的命令，現在他們的感情又轉移到反對那種又要逼人家走、又要搗人家的蛋的卑劣行爲，而且覺得這正是一種充分的理由來再度進行挽留新四軍的運動。

士紳們不少是國民黨員，除了同樣希望新四軍不要離開皖南以外，有的還慷慨激昂地宣誓，萬一反共派要在皖南來進行罪惡行動，他們無論新四軍在不在皖南都決不受

反共派的利用；有的終日嘆息，懷抱着『國亡無日』的慘痛。

頂感到委屈的是婦抗會和兒童團的民衆們，他們最不願意留在反共派的統治下生活，新四軍當局却再三委婉地，然而又是明白地宣佈，爲了長途跋涉的困難，不能允許他們隨軍北上，他們同時又是最任性的，所以無時無地不看見這些婦女和孩子們，在新四軍的各負責機關裏申請要求，甚至咆哮和哭泣。

這是親日派反共派對於顧全大局遵命北移的新四軍所舉行的送別式，以及在這奇異的送別式下，皖南民衆的一般反應。這一個送別式揭露着親日派反共派的無恥陰謀，描繪出皖南地區未來的黑暗局面，引起了皖南民衆狂潮般的憤怒，而且我可以說，也開始挖下了親日派反共派在皖南地區的墳墓。

新四軍的領袖們，像屹立在暴風雨中的鐵的巨人一樣，堅持着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不管特工人員的烏煙瘴氣和地方民衆的義憤沖天，依然決心實踐佳電的諾言，準備按期出動。他們對於那個奇異的送別式的回答，對於別後的皖南民衆利益的關心，是向重慶上饒以及涇縣當局嚴重抗議，並提出三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反共分裂內戰的活動。二、優待抗屬保障抗日民衆。三、補發積欠新四軍的子彈與經費。

撐起民族的十字架行進

一月三日下午，我們得到明晚開始出動的消息。抗敵報皖南版的告別號上刊出了葉項軍長請求優待抗屬和保障抗日民衆的電文，並附有對方的看似圓滿的覆信。

我像其他許多有良心的文化工作者一樣，對於國民黨當局的諾言總存着幾分不信任。丟下看了一半的抗敵報，我奔向一個政治工作同志的房間裏去。他們已經在整理行裝了，我憤憤地問：

『明天全體移動嗎？』

他點點頭。

『我們提的三個條件他們答覆了嗎？』

『你沒看見抗敵報？』

『只有關於抗屬和民衆的問題啊！停止反共活動呢？』

『他們就根本不會公開承認反共的。但是他們重新指定了我們北移的路線，保障我們移動的安全。』他天真地笑了，『願祝同還發誓說絕對以人格擔保呢！』

『人格不人格還不是翻一翻嘴皮的事，同志，我們先出動去江北的兩批，不是已經遭受到他們的多方阻撓嗎！』我越想越氣，『依我看，連對於抗屬和民衆的諾言都只是

紙面文章，這班老爺們的當，你們還上得不夠嗎？」

『欺騙民衆的人，終究要被民衆捏斷喉嚨的！』他冷冷的又像回答又像自語。

『那麼子彈和經費呢？』

『經費只是前幾天葉軍長從上饒談判北移問題回來時補發了一部份積欠，子彈他們說等到了寧國以後再發。』

『爲什麼要到寧國以後呢？』

『理由是很正大的。走寧國這條路很安全，只有過寧國以後才有發現敵情的可能。』他看見我的面色很不自然，接着說：『殷同志，你還有什麼意見嗎？』

『那麼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在沒到寧國以前也可能發現敵情嗎？那種號稱「同胞」的敵人！』

『然而你總不能要求他發子彈給你來防禦他自己對你的襲擊啊！』他頓了一頓，『我想這樣的事情不至於發生的。除非他們決心向日寇投降，才敢發動分裂國共關係的大規模的內戰。』

我默默的走回自己的寢室，心裏像留着一大塊空隙，彷彿失去了一些最寶貴的東西。明明知道我的質問不會取消明天出動的命令，然而我留戀着皖南，我不願意走！

信手翻開抗敵報的附頁，那是一張『反共防共溶共制共文件』的特刊。從國民黨皖省調查統計室兩個專對新四軍的工作計劃上，可以看出這個萬惡的全國性的特務機關，

怎樣同日寇漢奸一樣，千方百計，對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派遣內奸製造磨擦，必欲消滅它而後快。正如該刊的序言所說：『特務之風盛，而國殆矣！』我感到無限的痛心，丟下報紙，獨自走到街上去。

雲嶺是一個極平常的山村，既沒有華北的雄偉，也不如江南的秀麗。在平日使人們樂於居此的，主要是像延安一樣瀰漫在新生的土壤上的自由的空氣，以及孕育着勝利種子的抗戰熱潮。但是今天每一塊石頭每一根草，都帶着叫人難捨難分的情致。

我傍着敵機炸毀的斷牆，凝視一縷在山頂徘徊的晚霞，一種空漠的悲哀，隨着鴉聲流向無邊際的蒼茫暮色。

我的多少還存在着的感傷氣氛，使我暫時不顧北移對於抗戰大局的嚴重意義，慨嘆着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有個同志說得好：『爲了抗戰的勝利，在今天我們共產黨人願意捐起這個民族的十字架！』

『殷同志，你在做什麼？』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把我從沉思中喚醒，『你的馬呢？你爲什麼給家惠他們騎不給我騎？』

『你太小啊。』我漫應着。

『那麼過了新年你讓我騎，過年我就大一歲了。殷同志，過年你到我家來吃年飯。』她拉住我的衣角，像怕我逃跑似的。

我抱起她來，緊緊的摟在懷裏。無名的熱淚灑在她的髮上。我的唇久久的吻着她的

頭髮，我的心久久的吻着這臨別的土地。

『好，過了年一定給你馬騎。』我第一次對孩子說謊，因為我不能告訴她，『明天，就是明天，我們要撐起民族的十字架，向遙遠的路途行進了！』

罪惡的血手

四號的黃昏，我們在全村民衆的送別下離開了雲嶺。民衆們像在最悲痛的別離場面送自己的骨肉一樣，只有蘊蓄着千言萬語的眼神發出淒冷的光，舌頭是已經痙攣了。嘈雜的鞭炮聲，更襯出這『被迫捨棄了的』山村的寂寞。

房東家裏的一條狗，一直送我到十里以外的河邊，牠死死地用鼻子撫摩我的腳跟。我向牠告別，『回去告訴全雲嶺的民衆們，我們早晚還要回來的。』我想牠至少會告訴那羣鷄，那羣一聽到我們的吃飯號就曉得集攏來我桌邊等待飯粒的鷄。

這種惜別的感情，並不離奇，而且是應該的，也不是革命軍人的恥辱，我從沒見過一個軍隊同民衆相處得這樣如家人父子一般的。

我們徒涉過深及腰際的章家渡河，每個人都拖着濕透的棉衣，在雨後泥濘的黑路上，幾步一跌地行進。夜已經深了，沿途民衆聽到隊伍經過的聲息，料到是早已期待着的不可避免的不幸降臨了。『新四軍離別皖南！』他們紛紛從床上爬起來，像木偶似的

站在門口，算是送別，他們擎着的火把劃破了深厚的黑暗，從跳躍的亮光裏，我看見他們高舉着的手。

這些毫無表情的幾乎是僵硬了的手，使我感到戰慄。它們發出一種銳利的威脅，彷彿要攫取我們，把我們死死地拖住。

然而兩天以後，在茂林之南，代替了這些善良的友情的手的，却是反共投降分子對遵令北移的新四軍皖南部隊實行謀殺的罪惡的血手。

我們這次北移的路線，就是戰區當局所指定和保證安全的，是從茂林到三溪入旌德、寧國轉廣德、郎溪到溧陽渡江北上。

從五號的拂曉到傍晚，我們的部隊陸續到達茂林附近宿營。由於渡河以後的過度疲勞決定六號休息一天。茂林附近的民衆們從沒和這麼多的新四軍在一起過，這給他們多大的興奮啊！但這僅只是剎那間的事。你想想看，從明天以後，就連一個新四軍也見不到了！

假使茂林的民衆能預先聽到即將發生的謀殺的槍聲，他們一定會手牽手地結成一條長城攔阻在那些殺人犯和這羣殉道者之間的吧。

我們全體皖南部隊萬餘人，六號的夜裏從茂林出發，準備通過茂林以南的一片大山，向三溪前進，那片大山的通道彷彿像一隻手掌，北面有一個入口，南面五個十幾里路高的峻嶺上有五條路。我們分了三個縱隊出發，我隨着軍司令部走的中間一條，要通

過沛嶺經星潭赴三溪。

拂曉的時候，我們在到沛嶺腳下的路上行進時，前面一陣突然的槍聲響了，四十師的重兵埋伏在這片大山的南面，五個必由之路的高嶺統統控制在他們的手裏。

人們被爆烈的憤怒燒紅了眼，燒啞了喉嚨，個個都默不作聲。

這才是準備投降的民族叛逆，對於愛國愛民委屈求全的遵令北移部隊，舉行的真正的送別式。這才是人天共憤的反共惡棍給獻身於人類解放事業的光榮殉道者們準備好的十字架！

謀殺的槍聲響了！罪惡的血手伸出來了！這是對於抗戰巨人的謀殺，受日寇牽引的罪惡的血手！

用血肉向世界控訴

爲了實行自衛，我們的先頭部隊，英勇的擊退了這些攔劫者，神速地奪取了那五個生死相關的嶺頭。大家又興奮又憤怒，主張乘勝直追，把敵人消滅在他們挑釁的罪惡下。

我們的領袖們，在最嚴重最緊急的關頭，依然維持着鎮靜。即使在偽善者已經撕下面罩露出猙獰真相的時候，還本着顧全大局的精神，一面飛電中共中央請向重慶當局交

涉，一面向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和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提出嚴重抗議。

這種仁至義盡的行爲，只換來了罪惡滔天的兇殺。像大家所曉得的，重慶當局對中共中央的答覆是僞稱『下令解圍』，實際上却密令『一網打盡，生擒葉項』。戰區的創子手們，更是自詡得計，準備着用萬餘抗日戰士們的血酒來舉行反共投降的慶功宴。

這時我們正處在越過高嶺以後的隘路之中，兩面是難於攀登的石壁，隘路口是敵人構築好了的堅強堡壘。

『這是個背山之陣，一個險局！』老李同志對我說。這個優秀的革命文化先進，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會喪失他那種灑脫的風度，『肚子餓嗎？帶了乾糧沒有？』

我被他提醒後，感到劇烈的飢餓。我們還是昨夜從茂林出發前吃的飯，現在已經是七號的深夜了。

『你應該自己學點乖，在戰爭中是不能等待別人來餵你的。』他分了半盅冷飯給我吃。

我問他現在我們究竟處在怎樣的情況下了。他告訴我，敵人已經完成了對這一帶山地的重疊包圍。南面是四十師，四十師後面還有十六師的一部在預備着。西面是七十九師，東面是五十二師，五十二師的後面還有一百零八師做預備隊。我們右翼的第一縱隊已經衝出了他那裏的隘路口，遭受着四十師一部和五十二師的夾擊。左翼的第三縱隊也衝了出去，遭受到四十師的另一部和七十九師的夾擊。

『那麼我們掉轉頭來，向北衝過茂林，打回雲嶺去，堅持皖南的鬥爭，不要講什麼合作抗戰了！』我鄭重的提出我的意見，重又燃起了對雲嶺的懷念。

『你沒有看見昨夜進口邊的堡壘嗎？一四四師佔據了那些堡壘，在北面扼守着，它的後面還有新七師，雲嶺自從我們讓出以後，已經在新七師的手裏了。你需要香煙嗎？』他遞一支煙給我，彷彿勸慰我應該寧靜些。

『現在這個險局快要變成絕境了！』他失聲的笑，帶着似乎開玩笑的神情。

幾個負傷的戰士，從半里路前的火線上擡下來，停放在我的身旁。敵人的開花子彈打穿了一個戰士的下腹，傷口有碗那樣大，我看看替他上藥的衛生員面部的表情，心裏一陣緊扯，連忙低下了頭。

老李同志拍拍我的肩膀：『小孩子沒有經歷過戰爭，戰爭是殘酷的。但是戰爭、挫折、甚至失敗，却是革命所不可避免的。』

那個光榮的負傷者在呼痛，衛生員在溫柔地安慰他。他忽然掙扎着要跳起來，推開衛生員的手，他暴戾的喊：『讓我起來！我還要去拚！不要放鬆他們，他們比鬼子還要毒！』

另一個也在推開醫治他的衛生員，他要這個衛生員不必爲他耗費時間：『去！去你的！拿了槍上火線去！多打死一個反共畜牲，比治好我們的傷口更痛快！』

我的背上像流過一縷冰水，眼睛飛快地濕了。咬緊牙關，我低聲自語着：『拿槍給